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西遊記
第三十六回 蓮化村思食得食 從東寺避魔逢魔

語云：佛佛佛，非異物，原是人心人性出，
弗同人處是慈悲，人弗同他因汨沒；
靈根慧性雖本來，清淨無為實道法，
大千世界只此中，莫認靈山在西域；
自成自度須自修，莫望慈航與寶筏，
嫡親骨肉本分明，一體看承休鶻突；
若教走得路兒差，差之毫厘千里失。

話說唐半偈師徒四眾，過了掛礙關，又復西行，一路上雖也有高山大水，只覺山光秀媚，水色澄清，全無險惡之氣，師徒們歡心樂意而行。忽一日，行到一個地方，唐半偈在馬上遠遠望見前面有人家，叫一聲：「徒弟呀，行了許多路，腹中覺得有些飢了，前面有善信人家，須去化一頓飽齋吃了再行方好。」豬一戒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師父一般也說餓了，我若說餓，你們又要道我是饑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餓原不同。師父的餓是三餐飲食之常；你的餓是饑心涎口貪饕無厭之求。怎麼比得？」豬一戒道：「偏我要吃就是貪饕！師父不消講，只是過一會化了齋你不要吃，我就信你不是貪饕。」小行者笑道：「既有齋怎的不吃？但吃便吃，卻不象你身心性命都專注在吃上。」弟兄們說不了，早已走到一個村口。唐長老抬頭一看，只見那村坊：

街坊潔淨，道路修齊。鱗鱗瓦屋，全無傾敝之象；寂寂門牆，殊多安輯之風。分明村落，卻不見有雞彘牛羊出入；宛然田野，實全無禾苗菽麥生成。四境不聞誦讀聲，孰是求名之客？百達了無奔走跡，誰為覓利之人？衣冠古朴，不披剃而了不異於高僧；視履端詳，縱蠢愚而亦知其為善士。家家清淨，登其室疑入叢林；處處清閑，履其域儼然佛國。靜忽聞香，任鼻端受用卻不見人焚；空常現色，使眼界光明始知乃天設。觀草木而祇樹成林，優婆待坐，睹人間所未有；問山水而峰懸靈鷲，波滴曹溪，悟佛道之至精。故進而觀境，總是無塵；虛以問心，大都不染。

唐半偈在馬上看見這村坊風光清淨，氣象無為，驚訝不已。遂跳下馬來對小行者道：「履真呀，這是什麼去處？怎這樣吉祥如意！定有大聖賢在內，須細細訪問，不可輕易造次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佛法微妙宏深，這地方雖然清淨卻無造就，止不過得些皮毛，師父看見便這等大驚小怪起來？」唐半偈道：「徒弟呀，不是我大驚小怪。你看這地方不沾不染，其實難得。」小行者道：「這都是師父在中國看厭了那些邪魔外道，故纔挹真風，便生歡喜。其實佛法莊嚴何所不有，也不是一味枯寂，老師父見過我佛自然知道。」正說著，只見一個人家開了兩扇板門，走出一個老者來。須眉皓然，手拄著一條過頭竹杖，伸著鼻孔向空間嗅道：「今日蓮花這等香得極，莫非又有法侶化來？」小行者看見，忙上前叫一聲：「老官兒，我們師徒是化齋的。」那老者誤聽了，只當做他說是化「來」的。急低頭一看，見小行者尖嘴縮腮，形容古怪，著了一驚。再一看時，又是豬一戒長嘴大耳；沙彌晦氣顏色，一發醜陋。愈加驚慌道：「怎今日這樣香骨香胎，卻化出許多惡種來？」不覺連打兩個寒噤道：「詫異，詫異！」小行者道：「化齋常事，有什麼詫異？」老者道：「我這地方化來雖是常事，卻從不見有此異種！莫非不是紅蓮、白蓮？只恐怕來得性急錯投了胎，還是蓮葉下龜蛇化的哩！怎好到我村裡來同居共住？」小行者聽了半晌，全不知他說些什麼，叫聲：「老官兒，不必嘮嘮叨叨，我們乃過路僧人，肚中飢了，只化你一頓飽齋吃了就行，哪個同你同居共住？」那老者方聽明白是化齋的，微微笑道：「是我老拙聽差了。既是過往師父要化齋，請到寒舍去供養。」豬一戒聽見老者叫請，就報與唐半偈道：「那老施主請我們去吃齋哩！師父快過去相見。」唐半偈忙走上前打一個問訊道：「多蒙老菩薩布施了。」那老者看見唐半偈一表人物，笑嘻嘻的道：「怎老師父法容這般端偉，這三位高徒又大相懸絕？」唐半偈道：「外貌雖然懸絕，中間卻相去不遠。」老者連連點頭道：「老師父見教的是。」一面說一面就邀他師徒四人入去。

到得客堂上，尚未施禮遜座，早看見堂正當中設著一桌盛齋。湯飯、素菜、點心、饅頭，無所不有，俱熱氣騰騰，就似纔整備完的。老者一一見過了禮，就請他師徒們坐下受用。唐半偈與小行者心下還驚驚疑疑道：「大家一齊同進門來，又不曾見他吩咐人整治，就是現成有的叫人搬出來，也要一會工夫，怎這等安排得停當！莫非這老兒能卜先知的麼？」豬一戒看見米面精美，素菜新鮮，又烹調可口，冷熱稱心，便不管三七二一，放開肚皮，直吃得風卷殘雲，落花流水。卻又作怪，吃了一碗，轉轉眼又是一碗，滿桌上的飲食，任你飽食再吃不了。豬一戒只吃得個撐腸拄肚，無可奈何，方放下碗箸抹抹嘴坐著。唐長老看見豬一戒住手，纔起身向老者作禮道：「多謝老菩薩布施。」老者道：「佛天衣食，各人的緣法，怎麼謝起我來？」唐半偈聽見老者說話蹊蹺，心下一發狐疑，忍不住問道：「貧僧偶爾化齋，雖蒙老菩薩慨然見惠，就是一茶一飯，也須炊爨而後齊備，怎纔一登堂，便羅列滿案？況滋味如甘露醍醐，絕不似人間煙火。此中必有妙義，萬望老菩薩剖示。」老者道：「老師父想是遠方來的，還不知敝村之事。我這敝村叫做蓮化村，村坊雖小，也不止有上萬人家，居民雖也老少不同，面龐各別，卻都不是父母精血交感生成，乃是四方善信積功累行，投托蓮花化生而來者。生既不假父母精血，則飲食自不取人間煙火，故我這地方從來不知耕種，人家並無井灶。」唐半偈道：「既不耕種，又無井灶，似方纔這些齋供卻是哪裡來的？」老者道：「多感佛天保佑，但一動念，便隨念而集。方纔老師父一說化齋，自然備具。故我這地方從無貪求爭奪之事。」唐半偈聽了大生歡喜道：「常聞西方佛地思衣得衣，思食得食。愚蠢之人，多不深信，今日身經目擊，方知一字不虛。」又回頭攢著眉對小行者說道：「西方佛地果是極樂世界，只可憐東土沉淪苦海，不知何日方能度脫？」老者聽見唐半偈說東土沉淪，因問道：

「老師父念及東土沉淪，莫非與東土有甚相干？」唐半偈道：「貧僧實乃東土大唐國所生，因念東土口舌是非牽纏不了，故奉天子欽差往天竺國雷音寺見我佛如來，拜求真解，以求濟度。今路過空方，見寶方風土無榮無辱，無是無非，謂之極樂，真可謂名實相副。偶憶及本鄉，不勝動念。」老者道：「據老師父這等說來，還是見得東土不如西天了！就是我老拙前世也是東土人，不知在前世怎生樣苦修，方得在蓮花中化生於此。白生於此，思衣得衣，思食得食，已感佛天不盡。不期這蓮花西鄉忽來了一個和尚，自號冥報，生得眉濃如敗帚，眼大若彈丸，面黑如泥，皮相似癩，口分惡相。自創一個高論說，佛法莊嚴富麗，當以東土為正。」

若是東土出了一個高僧，不但入山龍降虎伏，就是居市也鬼敬神欽。講起經來，每每龍女獻供，天女散花；說起法來，往往王侯聽信，天子皈依。行處有旌幡寶蓋為之擁護，坐處有香花燈燭為之供養。開一叢林，參禪學道動輒數千人；作一善事，捨帛施錢必以百萬計。故金人興教於漢明之夢，志公顯道於梁武之朝，其餘傳燈立教，不一而足。如此者方足尊榮。佛法開導眾生，象西方這樣寂寂寞寞，居無室家琴瑟之樂；出無君臣魚水之歡。略動一念，便叫做妄想；但行一事，便以為貧嗔。有時而有，蹤跡若空花；有時而無，行藏如浮雲。雖說化生不死，然痴痴蠢蠢，如木如石，卻與不生何異？怎如東土，梵宇過於王宮，緇流半於天下。南堂北院，誦禮不休，大刹小庵，鼓鐘不絕。施財者，貧兒忽生富貴；慳吝者，榮華一旦銷沉。昭佛教之無邊，彰報應於不爽。今新立一教叫從東教，朝夕與許多弟子誦經拜懺，望生東土。一時間將這蓮花西村的居民都哄騙得心搖情動，妄想富貴繁華，不肯自甘冷淡。他的教法漸漸行開，這幾日連我東村也立腳不定，也有人道他說得有理。我老拙正在狐疑之際，請問，老師父既生於東土，自知東土的受用，為何轉到西方來求解？又為何轉又說東土沉淪？又為何見我們寂寞轉生歡喜？萬望見教。」唐半偈聽了嘆息道：「佛法從來清淨，豈待貧僧饒舌。若東土道勝西天，貧僧又何苦跋涉？此僧妖言惑眾，罪不待言。但寶方相近靈山，日瞻我佛慈雲，況托身蓮花必具本來慧性，豈容妖僧於此顛倒是非，攪亂道法？」老者道：

「就是村中居民，也有幾個高明的在背後議論他的破綻，不肯信從，爭奈力量淺薄，駁他不到。這冥報和尚又有些幻術，最會

持咒咒人。咒得人昏迷不醒，登時跌倒。人要害他，又有丈六佛光，結成樓閣，以為護身之寶，若有急難，將身遁入，任是刀劍如林，也不能傷。我這闔村居民，雖說化生佛地，卻沒有神通手段，如何與他做得對頭？故只得凡事依從。老師父若要往天竺雷音寺去，必要打從西村經過，須悄悄瞞了他過去方妙。若使他知道，定道你東土人不自尊東土，轉來西方求解，是個敗類，怎肯輕輕放過？」唐半偈道：「貧僧既為佛家弟子，佛法是非敢畏禍而不辨明？承老菩薩指教，且到前途，再作區處。」遂起身辭別了出來。老者送至門外，又叮囑道：「聞得那冥報和尚□分憊懶，老師父須要仔細。」唐半偈點頭作謝，方纔上馬而行。正是：

妖人偏幻佛，佛地也生妖，
畢竟誰妖佛？人心所自招。

唐半偈坐在馬上行了數步，對著小行者說道：「據這位老善人說來，那冥報和尚定是個妖僧。我們此一去須要留心防範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千魔百怪，虎穴龍潭，也都過來了，個把妖僧怕他怎的？」唐半偈道：「徒弟呀，不是這等說，俗語說得好，明槍易躲，暗箭難防。你不聽見方纔這老善人說，他有妖術，又會咒人，倘不預防，三不知被他咒倒，卻如何區處？」小行者笑道：「我只曉得刀能砍人，槍會刺人，從不知念一個咒兒便能咒得人倒。」豬八戒道：「師兄莫要說嘴。若說咒兒咒不倒人，怎師父念起緊箍咒來你就頭痛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師父是明明有個箍兒套在我頭上，我服他管，故念動咒語箍兒便束得頭疼。這妖僧我與他皮毛既不連屬，痛癢又不相關，如何咒得我動？」師徒們在路閑論，不覺又走了一兩日程途，忽到了一個鄉村，細看那風土景物，雖也與蓮化村相去不遠，但只覺來往的人民熙熙攘攘，不象蓮化村的安靜。師徒們知是西鄉，唐長老回頭對小行者道：「進村去須要小心。」小行者點頭道：「師父只管放心，有甚事多在我。」一面說一面大家走入村來。

走到村中熱鬧之處，豬八戒想起蓮化東鄉思食得食吃得快活，便對小行者道：「這西鄉人家比東鄉又多，料想風俗也是一般，齋是現成的，何不再化一餐吃了好走？」小行者道：

「一村有一村的風俗，怎定得他是一般？此時纔過午不久，肚中也還不餓，況這村中又說有那妖僧在此，莫若悄悄過去，趕到前村再去化齋也不遲。」唐長老聽了道：「履真說的最是，快快走過去吧，不要又化齋耽擱了。」豬八戒見師父說不化齋，便咕嚕道：「挑著這樣重擔子走山路，不化齋吃，人就是鐵做的也挨不去。」唐長老道：「哪個說不化齋？只說這地方有妖僧在內，恐怕化齋耽擱，驚動他又要惹出事來。莫若悄悄過去，到前面街坊去化豈不安靜？」豬八戒道：「現放著這樣大鄉村富厚人家不化齋，轉要到前面三家村冷巷中敗落人家破灶前一碗半碗去求人。你看這村有百里遠近，幾萬人家，那妖僧知在哪裡？我們化齋不消半個時辰，吃了就走有甚耽擱？怎能夠驚動他？你們不要忒小心過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師父，這呆子的饞蟲又爬動了，若不與他化些吃的，莫說瑣絮不了，就是走路也沒心腸。」唐半偈道：「既是這等，你們三個就去化些吃吃吧。我腹中尚飽，還不消吃得。」豬八戒道：「既是師父不要化，我們三個多少化些吃了就走。」小行者道：「都去了誰伴師父？我也不餓，你兩個去吧。」

沙彌道：「我也還不餓，我要看馬，二師兄自去吧。」豬八戒聽見大家都不去，遂發急道：「我曉得你們都是一路神祇，單單算計我，化齋是大家的事，怎叫我一個獨去？我若獨去，明日又要說我善饞貪嘴了。罷罷罷！拚著死在你們眼裡，你們纔快活。」便翹著嘴，挑起行李往前直奔。小行者笑道：「呆子不要惱！你不肯化，待我化與你吃何如？」豬八戒也不答應，往前一發奔得快。唐長老看見，對小行者道：「履真呀，你看豬守拙發急往前跑，想是他食腸大，肚裡實實餓了，故作悻悻之狀。總是佛門廣大，各人有各人的本來面目，不必強他。我們到前面去看有甚大戶人家，化些與他吃吧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化齋容易，單怪他為了飲食動不動就要變嘴變臉，師父莫要慣了他，等他餓餓著，料還餓不死，看他跑到哪裡去？」唐長老聽了便不言語，將馬韁一拎，遠遠隨著豬八戒趕來。

豬八戒為是大家不化齋一時著了氣，往前直跑，跑到一個□字路口，再要跑時，爭奈無數人一陣一陣的擁擠而來，將街都塞滿了。肩上又挑著行李，東抓西礙□分難走，只得歇下擔子立在半邊。遂走上一個香燭紙碼店內，問道：「街上怎這樣人多？」店主答應道：「你不看見牆上貼的報帖？今日是□五，從東寺的冥報禪師普請□方賢聖赴齋，闔村人都要去，故此擁擠。」豬八戒道：「我們過路僧人也去得的麼？」店主道：「普請是遍天下人皆可去，你怎麼去不得？」豬八戒道：「普請人多，就是去也只好一兩碗白飯罷了。」店主道：「你過路僧人原來不知，這寺裡錢糧最多，素菜極其豐盛，烹庖美不可言，莫說口嘗滋味五臟長生，就是立在旁邊聞些馨香之氣，連饞蟲都要成仙哩！怎說白飯？」豬八戒聽了，不覺口裡粘涎都流出來，因又問道：「這齋一到就有得吃呢？還是要等齊了人耽擱工夫的呢？」店主人道：「齋是現成的，隨到隨吃。趕齋的從朝至暮絡繹不斷，哪裡去等？」豬八戒又問道：「寺中離此多遠？」店主用手一指道：「前面高幡竿裡不是！不上一兩箭路。」豬八戒暗想道：「又是便路，又是現成齋，不吃了去真是呆子了。」及回頭一望，又見師父的馬還不曾來，心裡想道：「我且先去吃他一飽，就是他們走過去也還趕得上哩！」遂挑起行李亂闖，闖得人跌跌倒倒他都不管。闖到幡竿前看時，果然是一座大寺，他也無心看那寺是甚光景，竟往那裡走。到二山門。果望見大殿前月臺上一個形容古怪的和尚，據著一張高座，在那裡點頭合腦的講說，四周圍圍繞著無數僧俗人等觀看，□分熱鬧。豬八戒不知是講經說法，竟認做吃齋，上前分開眾人道：「你們住得近，須讓我遠路僧人先吃了，還要趕路哩！」眾人被他推得東倒西歪，都打算要嚷，及回過頭看見豬八戒蒲扇耳，蓮蓬嘴，□分醜惡，都嚇得心驚膽戰，不敢做聲，只得閃開路讓他進去。他擠到裡面先將法座上一看，只見排列的都是香花燈燭，並無一毫飲食，口裡亂嚷道：「滿街貼報子請人吃齋，怎湯飯、饅頭不見，卻打團團在此說清話？」眾執事僧人忽然看見，俱吃一驚，忙上前攔住道：「哪裡來的野和尚？你既入了佛門，怎一毫規矩也不知道？這是什麼所在，卻大驚小怪的亂叫！」豬八戒道：「亂叫亂叫！卻是渴飲飢餐。真道象你們這樣做勢裝腔，只怕轉是假鈔。」那冥報和尚在法座上瞪目一觀，見豬八戒行徑粗魯，言語唐突，大喝一聲道：「孽障，你是初得人身的野兔，只管你壓肩奔走作牛馬罷了，曉得些什麼？怎也要充做和尚欺壞佛門？」豬八戒道：「什麼佛門？怎生欺壞，我都不管，只是你普請□方賢聖，我東方賢聖到此，快快拿出齋來請我吃了，也好算你分毫善果。」冥報和尚道：「你要吃齋不難，只要你有本事吃得去。」豬八戒道：「我有嘴，有牙齒，有肚皮，怎麼吃不去？快拿來，我還要趕路哩！」冥報和尚便不答應，遂合掌瞑目，口中默默的誦，也不知念些什麼。只見豬八戒正吵嚷要吃齋，忽一個頭暈，撲通的跌倒在地，將行李用在半邊，口流白沫，人事不知。眾侍者看見，齊合掌念一聲：「阿彌陀佛！」冥報和尚方開眼說道：「非我佛門不廣，是他自來尋死。」遂吩咐執事人役：「抬到後院廊下安放，行李也收了進去。待他有人來找尋，我自處。」眾執事依言，扛到後院放下不題。

卻說唐長老馬到村中，見人多挨擠，只得緩緩而行，行了半晌方出村口。往前一望，不見豬八戒，便說道：「豬守拙如何不見？不知還在前在後？」沙彌道：「他挑著擔子在前面，著了氣好不會跑，怎得落後？」唐半偈道：「只怕村中人擠難走。」沙彌道：「雖是人擠，你想哪個擠得他過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你們不消猜疑，等我一視便知。」將身一縱，跳在空中往前觀看，卻是一條大直路，並無影響，復落下來對唐長老道：「呆子前面不見，定然還在後頭。」唐半偈道：「他在後面做甚？莫非路上人多，挑著行李不好走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也不是不好走，我纔聽得人說什麼從東寺裡齋僧，多分呆子聽得，躲去吃齋了。」唐長老道：「若果是吃齋，他嚷了這半日肚飢，讓他去吃些倒也罷了，只恐錯走了路頭，便找尋費力。」沙彌道：「一條直路如何得錯？他若果是趕齋吃，定然在方纔我們走過來豎著高幡竿的那個大寺裡，離此不遠，師父慢慢走著，等我去尋了他來。」唐半偈道：「尋了他來固好，莫要他來了又要等你。」沙彌道：「我不管尋得尋不著即便趕來，如何要等。」說罷，竟轉身復走入村來。沿路問人，方如果是那寺裡齋僧，心下暗想道：「那呆子若是吃完了齋，叫他走便容易；若是等齋未吃，如何肯走？只好先挑了他的行李報知師父，等他吃了趕來。」不一刻到了寺前，見趕齋的人出出入入，絡繹不斷，便跟了眾人擠將入去。到了大殿前，只見眾人先朝著一個大和尚磕了無數的頭，方有人指點到齋堂裡去吃齋。沙彌在人叢裡混了一陣，也隨著眾人到齋堂裡來找尋豬八戒。齋堂雖有一二□處，處處尋遍，並不見一戒影兒。心下狐疑道：「難道他不曾來？莫非吃飽了躲在哪裡睡覺不成？」又走到各處找尋。忽找尋到東廊下，只見兩個和尚在那裡開看他的行李。沙彌認得是真，心中大怒，遂走上前一把扯住，嚷道：「這是我們的行李，你們如何

擅自盜來開看？我那挑行李的師兄哪裡去了？」那兩個和尚道：「這不干我二人之事，乃是你那長嘴大耳朵的師兄自不知禮，沖撞了大和尚，惹禍傷身。」沙彌著急道：「他惹甚禍？怎麼傷身？難道被人害死了？」兩個和尚道：「就不死也不活了。」沙彌聽說不活，一發大怒，左手將兩個和尚一齊抓住，舒開右手劈面就打道：「他一個好端端的人，進寺來吃齋，為甚就不活？快還我人來便罷，若無人，直打死了你兩個償命！」兩個和尚被打急了，亂喊道：「這是大和尚做的事，與我何干？」一時喊叫聲高，早驚動了許多和尚來看。見沙彌扯著兩個打，都不憤道：「哪裡走來的野和尚？怎敢在寺裡打人！快拿去見大和尚。」遂不由分說，將沙彌與兩個和尚並行李，都推推搡搡的擁到大殿前來，早有小侍者報知冥報和尚。

不一時，沙彌擁到面前。冥報和尚大聲喝道：「你是哪裡來的野僧？怎敢恃蠻擅自打人！」沙彌被推搡急了，也大嚷道：「好不明白道理的和尚！這是講經說法的寺院，又不是深山險谷強盜巢窩，怎打殺人奪了行李，還怪人查問？」冥報和尚道：「誰打殺人奪你行李？」沙彌道：「若不是打殺人，行李在此，那挑行李的人哪裡去了？」冥報和尚道：「這是那挑行李的長嘴和尚不識規矩，犯了佛法，故遭活佛之譴死了，遺了行李在此，誰奪他的？」沙彌聽說死了，急得暴跳道：「胡說！我那師兄他從東土大唐走到此處，差不多有□萬多路，三頭六臂的妖怪也不知逢著多少，並無損傷，什麼活佛就能將他譴死？快還我人來，免我動手。」冥報和尚笑道：「你既是東方來的，定有些法力，不要這等性躁，自取其死。」沙彌道：「我的性兒要算極溫柔的了，若是我大師兄知道你如此作惡，一條金箍鐵棒此時已將這寺都擗平了。」冥報和尚大怒道：「這是你自來尋死，卻與我無干。」遂又合掌瞑目，默默念了幾句。沙彌不知不覺又扑通一跤跌倒在地，不省人事。眾侍者看見，又齊念一聲：「阿彌陀佛！」冥報和尚方開眼微笑道：「孽障！為何直到這樣田地地方不言語？」眾侍者上前問道：「此二人是何因緣？」冥報和尚道：「向取耳。」眾侍者又問道：「自取云何？」冥報和尚道：

「吾道從東，胡為西舉？

作之受之，故曰自取。」

眾侍者問言，俱合掌贊嘆，以為希有。冥報和尚說畢，方命執事人復將沙彌扛到後院放下，又命侍者將行李打開，檢出通關文牒細細觀看，方知是僧人大顛奉大唐天子之命差往西天求解的。心下暗想道：「我嫌西方寂寞，正在此興從東之教；他東土繁華，轉來西天求解，這是明明與我作對頭。若容他過去，見了釋迦，求了清淨無為之解回去，流傳東土，我這從東之教豈不被他破了？斷乎不可！他師徒們雖說有些手段來了□萬里程途，卻未遇敵手。你看方纔兩個和尚，只用幾句咒語便已自倒，那兩個料想也不打緊，莫若叫人去邀了他轉來，一發咒倒，率性斷除了他的根兒，豈不美哉！」主意定了，遂叫響個侍者先將行李搬入禪堂，又喚兩個能事的侍者，吩咐他到西村外去請兩個東土大唐來的師父到寺吃齋。二僧領命而去。

正是：

四天同一佛，何必異東西？

若道全清醒，其中已著迷。

不知二僧去請唐半偈吃齋還能咒死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